

☆浓缩——黄河畔灵州平原的乡俗凄艳风光

☆再现——青铜镇塞上人家的苦难传奇经历

☆《花河雪》三部曲之一



花祭

高学毅
高天霞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1104017

一部惊世骇俗的乡村隐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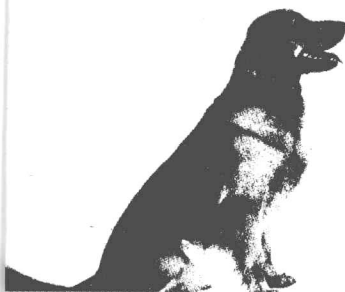
一幅苍凉凄艳的民情风俗画

高学毅 著
高天霞

花祭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401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祭 / 高学毅 高天霞 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6 (新意象文丛)

ISBN 7-80153-901-X

I. 花… II. ①高… ②高…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1134 号

书 名: 花祭

作 者: 高学毅 高天霞

责任编辑: 紫 光

装帧设计: 八月之光工作室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4.5

印 数: 0001-1000 册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901-X/I·082

定 价: 150.00 元 (本册定价: 34.00 元)

花河雪乡情三部曲

——关于本书(内容简介)

虚幻空间,万花迷眼……

真实人生,刀光剑影……

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着墨芸芸众生,透视时代风云。

乡场恩怨,情殇爱恨,故园村史,展一幅波澜壮阔动荡社会生活画卷;祖孙亲邻,同学伙伴,乡土秘闻,谱一曲世态炎凉悲欢离合命运之歌。

这是一部乡村人物社会生活的隐秘史,一幅旷远凄艳的民情风俗画,一幕从生产队长、民兵营长到村支书与工作组组长与公社书记与男女知青与少年龙登云与乡村众生错综复杂、凄彩纷呈的悲喜剧;再现一代农村青年男女的悲怆命运,演义一个村镇百年的历史兴衰。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宁夏作协分会会员、检察官高学毅继长篇小说《滴血的诉说》在家乡黄河两岸、灵州大地引起反响后,又一次新的地火喷发!

同上部书稿相似,这又是一本正在引起争议的“奇”书“怪”书;有人为它欢呼叫好,有人却在诅咒、嘲讽……

因为,它故事情节原始、怪诞、风趣、犀利而幽默,写的似乎都是真人真事,却又鲜为人知,有男人和女人生死疯狂的悲惨遭遇,有荒诞不经的风流韵事,有心狠手辣的罪恶和腐败勾当;更多的却

是芸芸众生的困惑与无奈、挣扎与求索，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乡镇底层人物命运的同情与悲悯，具有一种很强的激光般刺痛视觉的冲击力！

这是一部将生活的伪装撕破，把生活的原样——原汁原味展示给世人观看的书。一伙村镇人物在官场、情场、乡场、商场、人际关系场上的勾心斗角和生死较量；权力与手段下的翻云覆雨，欺诈、错位、伦理失控下的人情世故、爱恨纠葛；男女同学的朦胧恋情，师生之间的恩怨撞击，回乡高中生和下乡知青面对艰辛劳苦生存环境的困惑、压抑、欺辱与磨砺；不过是两三个小小乡镇村干部和一个都市银行信贷部主任，一双双淫眼却专门盯着村妇少女那俏美丰盈的肉身子，扭曲的人性和恋情在这里发出了性恋最原始的呻吟……一堆看似烦琐、无关紧要的描述和记叙，却深刻地揭示出这片古老土地的精神内核和本质的事件。

寻根游园，乡土气息清新扑面；开卷忘食，在这部由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所呈现出的悲怆醇厚、凄艳迷离的人文色彩，以及作品中所弥漫的那一种震撼人心的艰辛与苦难、自然生态的凄美与温馨、情感深处的浓烈与压抑，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冲击力。

这是一部旨在披露和演绎天地、天伦、天性、天缘与人文、人情、人性、人欲的长卷风俗画；这是一部芸芸众生劣根性的大曝光、大揭秘的长篇书稿。

它写出了善良与残暴的较量，高尚与卑鄙的搏斗，健康与变态的媾合，人性与兽性的挣拚，纯真与混沌的绞杀，悲惨与血腥的因果……灵魂随风飘散，血肉瞬间模糊，掀开这部历史与魂灵的血色帷幕，你将惊骇于生存的恐惧与变态情欲的发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探幽揭秘令人愤激！

演绎乡镇风云变幻，观注民俗情态恩怨。

风雨人生沾有缕缕血腥，前尘往事留下几许绮丽和幽怨？

作者的笔锋，难以回避古老乡村的陋习和都市文明的负面效

应。然而,荡涤萎靡混浊之风,张扬清秀雄浑之美。作者残酷忍痛地毁灭了自己寄予深情的人物,却展示了时代变革中根植乡土人性的复杂多样……

厚重深邃的思想内涵,粗犷坦荡直率多变的人物性格,蜿蜒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风土人情,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催人泪下的真情实感,读来深沉厚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刺激。

大千世界,惟生惟命最可贵;

红尘儿女,惟爱惟情价更高!

年年风情千般史,字字泣血一部书。

一个平凡的人,总有着那个平凡的世界,带着一种思想和心境去追逐人生,追逐生活。从这里,也许您能够找到生命的归宿;然而,这归宿却永远地留在了故事里……

啊,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喜欢这三部总和预计百万字的长篇系列倾情力作,请介绍给您的朋友们,也希望您能记住本书的作者——高学毅先生和热情关注并支持他艰辛写作的各级领导、知己好友们,同时也感谢他的辛勤创作和坦诚奉献。

开拓新古峡文学的先行者

——长篇小说《花祭》序

严光星

在世界文学的宴席上，最有才华的作家也只是独留一道与众不同的精神名餐。这是历史的必然筛选，也是人类的口味需求。尽管现在到了探索“航母文学”的新时代，文学的立体化、规模化、信息化及其载容爆发量有所升级，但特色文学的魅力仍像一幅迷人的风景画。宁夏青铜峡市检察官、业余作家高学毅领悟此意并辛勤笔耕，因此成为开拓新古峡文学的先行者。

新古峡文学是继古峡文学之后的一种文学现象，是黄河文化的产物。几百万年前，银川盆地成为一个浩瀚的大湖，后随地壳构造运动的变化，分水岭被切开成峡谷，打开了湖水的出路，盆地内洪水漫流，出现了原始的黄河。后又历经种种复杂的变化，黄河宁夏河段形成了上首黑水峡、中间青铜峡、北端三道坎的态势。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这里山河交会、地势险要、历来称为“银川锁钥”。因两岸山石磋砣，与河流映照，时有红色而得名。也许是黄河独赐，峡谷两岸五谷丰登，风景如画，所产大米曾列为过去的贡品。其风景颇有传奇色彩。佛门圣地牛首山，黄河落日，青铜峡108塔、鸟岛等已是名传华夏。这里曾留下王母娘娘、释迦牟尼

尼、嫦娥、八仙、小龙马等神仙的神踪；也传说过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大帝、岳家军、杨家将、俞提督等在这周边留影。清末之初，还传说过外国人乘皮筏子从这里经过，留下“洋人招手”的趣话。这都给古峡文学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有关古峡文学的起源、划分、特征等未见巨著问世。

10多年前我在《青年生活导报》做总编辑时，一时心血来潮，对宁夏的灵州文学、古峡文学、红枸杞文学、花马池文学、西海固文学、石嘴山文学等地方文学谈了一点粗淡的看法。我认为古峡文学源远流长，但就民间传说而言，应以大禹治水而起源，清末年初而落笔。真正著名的古峡文学应首推“禹王劈峡、青牛扑崖”这一神话传说。古时候，中宁是一片汪洋大海，人称北海，蛟龙鳖虾作怪，百姓民不聊生。上天降生了禹王，骑着一头青牛来治水。他到中宁一看，原来是前面的大山挡了水道。于是挥舞门板大的劈山斧与百姓劈了49天，手破流血，大山未开，颇重情谊的青牛扑入水中，角凿蹄刨，一头扑崖，顿时天摇地动水路开，山上山下变成了古铜色。青牛就义后，禹王含泪将它埋葬山间，后化为“举起胳膊跟着天”的牛首山。这个故事在世界民间文学的宝库中是独树一帜的，耐人品位的。神、人、动物战胜大自然的神韵令人嚼味再三，闪烁着一种高深的禅学慧光。后来出现了有关这个故事的古诗：“河流九曲浴九铜，峭壁凝晖夕照红；疏凿传闻留禹迹，安澜千载庆朝宗”。这大概是古峡诗中的一首先期佳作。但遗憾的是古峡文学佳作甚少。老作者、原青铜峡县委宣传部长戴文烈、戏剧家侯耀宗、擅长修志兼词赋的学者吴怀章等一批古峡人创作的一些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戏剧等，为新古峡文学点燃了星星之火。但很少出现一部真正属于新古峡文学的长篇小说。就是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生长于古峡黄河畔的农家子弟高学毅风风光光的登场了。

我与高学毅是在今年中国西部大开发全国大型报告文学征文颁奖大会上见面的。他的佳作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使我产生了一种洋溢看乡情的真诚祝福。后来又读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滴血

的诉说》，中篇小说《一片痴情在山河》和这部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花祭》后，深为他的生活阅历、创作激情与惊人的毅力而触动。后来又见到了他任劳任怨、知书达理的闲内助和聪明好学、承父爱文的女儿高天霞，多侧面了解了他的经历后，很受感动。我是红枸杞专业作家，有时不如他这样拼命创作，甚感有愧。

高学毅对古峡文学情有独钟并非偶然。

他出生在青铜峡，成长于黄河支流汉延河边。上个世纪50年代深受大自然带来的饥饿之苦，培养了他的悲悯情怀和萌发了人文精神的幼芽，并给后来的笔端抹上了沉重与沧浑的底色。60年代挥锹舞锄种地，磨砺了他大善重朴、吃苦耐劳、侠义豪放的品质，开始在他的笔管里注入了“生于斯而歌于斯”的生命血液。70年代驾手扶，当营业员、开矿山，中师毕业又在军营实习近一载，艰辛的劳苦与追求知识的痴迷，锻炼出他如大河激流百折不挠的豪壮情操，夯实了他挥笔新古峡文学的基石，开始萌发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作家梦。70年代末到90年代，当中学教师、国营林场秘书兼办公室主任18载，在书海与社会大海里搏击中流，起伏颠簸，沐浴着阳光也窥视着黑夜，舞笔于自己的文学梦而英气勃勃。

后来，又当任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科级干部和一级检察官，关注时代风云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正义与丑恶的三角架上烧烤、撕裂、缝合，打造出了一支喷火射光、冷峻沧重的扫邪之笔。进入21世纪后构建新古峡文学工程，创造了长篇小说《滴血的诉说》、《花祭》，中篇小说《莽林裸魂记》、《走过伤心地》等。在原《宁夏法制报》连载纪实文学《检察官在行动》、《今夜不安宁》，在《最高人民法院报》、《西部风》、《国土资源报》、《宁夏日报》以及中国大型法制文学杂志《检察文学》等17家报刊上发表《三进子洲》、《敢问路在何方》、《铸起希望的丰碑》等多篇散作。其中纪实文学《火火血色染黄昏》获西南、东北、云南十一省区优秀作品联评二等奖。报告文学《绿色雄风》获《人民日报》主办的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征文奖，今年又有两篇作品获西部

大开发全国大型报告文学征文一、二等奖。先后受到市委、政府、宁夏日报社、党风建设报刊社等30多次的各种类型奖。此前大部分作品基本上属新古峡文学的练笔之作。而长篇小说《滴血的诉说》与《花雪河》乡情三部曲,《花祭》、《河祭》、《雪祭》,当属于高学毅新古峡丛书·长篇小说第一集。

新古峡文学是一种新产生的探讨性的地方文学,有关内涵与特色难下结论。

我与高学毅作过交流探讨。我们认为,新古峡文学是黄河文学的分支,以大黄河为背景,以“禹王劈峡、青牛扑崖”的民间文学为源头,以青铜峡为中心而辐射天地,以进取精神、悲壮基调、传奇色彩而交织,深沉激扬将历史、现实、传说、民俗、社会、人生、天伦、情欲等揉于悲怆醇厚、凄艳迷离、惊心动魄、情感爆发的笔端,豪迈地形成中国文苑中的勇士文学。它努力在世界文学的宴席上占有这样的特点: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演变中深刻洞悉人类前进的主旋律与局限性,从而提炼人类走出疲软的悲壮历程,宏扬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禹牛精神”。它与过去的“英雄文学”有渊源但又有区别,更注重宏扬神、人、动物的和谐沟通与大团队的战斗精神,更注重在平凡与传奇的生活故事结构中倾力先去斩断人类中那丑陋的残尾巴,更注重人性化的深刻剖析与君子之风之真实描写。这相对中国西部的其他文学类型更具有有一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惊天动地、震撼灵魂的锐气。倘若这种即兴而来的定论大不妥,且算我的浅薄或失误。从高学毅的作品来看,他把新古峡文学的大镜拉得更近、更实,更有独具匠心的角度。他目前选择了新古峡文学的一个侧面,以长篇小说的勇士迫击炮重轰阴暗角落的各种丑恶灵魂:以波澜壮阔的民俗生活画展示出烟雾腾腾中杀手和鲜血淋淋的受伤者;以真实可信的乡士密闻录亮相出错综复杂、凄彩纷呈的悲喜剧,以“狮子吼”与“野猫叫”的狂动与幽鸣演绎出几代男女的悲怆命运。

有关《滴血的诉说》一书,已由作家、评论家周占忠、张树荣先生做了情深意切、慧光四射的评价。大约有近百万字的花河雪乡情

三部曲未曾全部浮出水面。我尊重的文学导师杨森翔先生也对高学毅“文学担当”精神和写作功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高学毅是一个勇敢的、很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这些评价都是真诚而又恰到好处的。我认为,从高学毅的创作结构来看,《滴血的诉说》是他构思的新古峡文学大厦的第一道院门,而花河雪乡情三部曲则是一座小三层楼。有关后两部长篇小说我还未先睹为快,仅《花祭》一书已显示出了高学毅的创作个性和独特追求。他首先是一个感情丰富且又理性很强的作家,把故乡中的人情故事,传闻秘史、城貌乡景、民族民俗等进行了追忆、遐想、思索、梦幻、虚构、演绎、组合、创新,构成了一个村镇的变迁史。然后对自己所熟悉或所梦思的人物进行整理、归类、刨光、打磨、塑造,在脑海中构成了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连环画,继而酝酿构思出推进时代的主旋律及相应的七弦调,然后进入激情飞扬、大喜大悲的创作状态。从他的创作追求来看,总想把深沉激越的感情笔墨洒向每一个空间。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是一个村镇兴衰的变迁史,一张乡村人物的生活隐秘图,一部乡村干部、知识青年、农民家庭的脸谱剧,一群男女青年的悲怆命运路,一幅旷远凄凉的风情民俗画。其故事情节原始、怪异、风趣、犀利、幽默。人物似乎真而又真,故事却又鲜为人知。尤其把一群村镇人物在官场、情场、乡场、商场的人际关系揭示的入木三分,把善良而又充满正义感的典型人物命运展示的人情入理,把纯朴青年的爱情,男女同学的朦胧情、师生之间的错位情,恶富对美女的霸占情,落难弱者的悲伤情,都写得层次分明,比较动人。通过人物的行为流动,艺术地展示了善良与残暴,高尚与卑微的情斗,健美与变态的媾合,人性和兽性的挣博,纯真与混浊的绞杀,悲惨与血性的爆发,生存与危机的变化、美丽与丑陋的因果……让人在淡入、渐静、起悲、怒吼、长叹、回味、思远的阅读过程中去审视社会,感悟人生。

形象地说,《滴血的诉说》是一碗辣椒小揪面,喷呛入口,解饥释馋,适合于人们快餐享受。而《花祭》则是一碗臊子长面,淡淡飘香,调料俱全,适应于人们慢餐细品。有人说,秀才型作家是调情的

高手,煽情的妙手,抒情的圣手。高学毅当然不是秀才型作家,但在写情方面也有几手。其色不黄却能迷人,其文不繁却活龙活现,其细节不多却能画龙点睛。有几处写得比较精彩。如写小护士金顺姬与志愿军伤员张德魁的最后情交,笔调简练而优美抒情。高学毅驾驭大局而构思的本领超越了他情节与细节描写的本领,但个别章节节奏稍慢,对于青铜峡的自然知识、历史知识、地理知识、民俗知识等运用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倘若能把海明威、劳莱斯、巴尔扎克三个作家的精髓深化于骨中,把青铜峡这颗还结在树上的大核桃“拨皮嚼碎”,强化正面人物的冲击力和更加熟练“柔情似火”的写作手段,会有新的进步。

还值得一提的是高学毅已经向产业作家的方向迈进。

我与他交流过我对21世纪产业作家的构想:21世纪的产业作家,不仅创作出了独特深刻而又丰富生动的和谐作品,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文化产业。产业作家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创意性、探索的超前性、高深的哲学性,丰富的信息性、鲜明的地方性、和谐的文学性、作品的规模性、文明的趣味性、有效的互动性、市场的操作性。尤其是想成为大产业作家,必须向航母式、立体型、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有力地推动人类三个文明的伟大进程,从而提升了作家的文化能量、人生价值和时代形象。他也有同感。并且付诸于作品之中,涉及到了许多历史、民俗、艺术、服饰、旅游等,是了解青铜峡历史的“艺术活档案”。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多读或多珍藏高学毅的书,也许许多多受益。

2005年夏于银川

(严光星:著名作家、北京同济集团副总裁、全国首届自学成才奖章获得者。已出版专著13部,成为近15年中的宁夏高产作家。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红枸杞工程的专业作家)。

拷问灵魂 (序二)

季栋梁

我是很喜欢读小说的。

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即使在电视以不可替代的媒体特征吸引着人们的眼睛一丝一毫不放松的今天,这个习惯也没有改掉。因为小说带给我的东西,是一切影视媒体所无法替代的。当然,不是因为我是写小说的而就这样说。我至少还没有那么偏见。

如果真要说到偏见,那么就是选择性地读小说。读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高学毅的长篇小说《花祭》已经放在案头多日,我是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因为他要我写个序言。走进这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生活空间,再走出来,我首先想说的就是这确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花祭》无疑是一部源自于生活的书。它将生活表象的真实无情地撕破,再将内里的真实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作品以塞北十分普通平凡的小镇为生活背景,将一伙村镇人物设置于官场、情场、商场之中,通过人物自己的解剖、刻画,拷问着一个个灵魂,从而将现实生活中那最为隐秘却也最为真实的部分揭示给读者。但作品的主笔调是描写了那些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之中,那些普通人的困惑与无奈,他们在生活的最低层挣扎着,对他们寄予了最为感人

的同情与悲悯之情。

正如作者在创作心路中所说：“有人曾经问我，当你拿起笔来，当台灯照亮了雪白的稿纸，当稿纸上的每一个空行都忠顺、无暇地、热切地期待着你赋予它们以色彩和声音，以灵魂和生命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呢？又想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一个光着脚丫子、单裤扯到半腿杆、瘦削的肩头斜挎着打上补丁旧书包的农家孩子，一手提着大柳筐，一手握着小铲子，领着年幼的弟妹在麦苗返青的春天，在农业社的充满饥荒和清冷的河滩上与沟渠旁，剜野菜、铲猪草、捡柴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头的稍稍增高，在半工半读的艰辛岁月为减轻父母的劳累和忧愁，为挣工分养家糊口，给生产队里放牛、放马、打草、铡草、割麦、打场、烧野炕、打坷垃、挖圈粪、拉车整园田、犁地挖大沟、赶牛车冒着严寒西山深处拉烟煤……受不完单薄身体难以承受的苦和累，挨不够情感心灵上的委屈和辱骂！然而，一切的辛劳和屈辱，都仅仅是为了多挣那赖以生息残喘的几分工……，”

显然这部书是作者曾经生活过的苦难经历的记忆与再现，在作者的复述中，感情上始终洋溢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倘若要为一部书寻找一个灵魂出来的话，那么，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花祭》的灵魂了。

本书的作者始终摆脱不了记忆对这个灵魂的一次次拷问。画面、场景、人物、故事都是围绕着一个乡村小镇展开，这个小镇就是作者从小到大生活着经历着的故乡。因此，构成一部小说所有要素都是从真实提取，从而达到真切地贴近任何一位在现实中生活着的读者。现实主义作家往往是将社会生活的真相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了解透彻之后，再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倘若作者不能通过表现形式将读者引入洞察与了悟的境地，那么就会落于交代与说明的俗套之中。

一部小说有没有深度，主要的是取决于作家对要塑造的人物认识深度，认识深度决定着表现的深度。高学毅因为完全是从自己生活着的那个青铜镇为人物活动的场景，他对人物的认识深度完

全是达到了，故而是其所塑造的人物就不会让读者乏味于一读就明白好人与坏人的浅显。因此，在塑造人物时，他把握的很是到位。高尚与卑鄙、善良与丑恶都在一个定位准确的“度”中，得到尽情地描述与刻画。

无论是“龙老五”，还是“张发财”等等人物，都有生活的根，不是虚妄的，都是那种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鲜活人物。而又因为其塑造的混沌群像众多，人物形象在相互映衬中具备了更为复杂深刻的个性特征，书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同时显现出人性与兽性的交织渗融。从而使本书有较强的艺术质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感悟空间。

因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故而作品写得非常流畅，虽然行文朴素，但却意蕴颇足。尤其是对村景的描写，表达十分的到位——

“黄昏时分，天气清爽得要命！一团比雪花还要洁白比羽毛还要轻盈的云朵，从夕阳衔山的地方低低飘过来，一直顺着夕阳斜射的缕缕金光飘到高高兀立在古峡村乡土上龙家大寨古朴沧桑的城堡上。于是，便如一把魔力无穷的云翼神伞遮蔽了龙家大寨子，并在大寨墙周围阴阳交接处勾勒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金色光圈……”

本书的另一特色，就是对生活细节的运用给予了非常个性化的提炼。

因为，一部好的作品，倘若没有真实而有意味的细节，便会失色；而高学毅的这部小说中，源于自上而下的生活细节很多，而且运用得也很成功。

2005年夏于银川凤城

（季栋梁：系华兴时报副总编、宁夏作家协会理事、其文学作品在国内获奖颇多；曾被誉为“宁夏文坛三棵树之一”。）

故乡,我生命的血地

——长篇系列《花河雪三部曲》自序

多少次我将自己的春心化成血色枫叶
多少次我沿着心路在小说中亲吻书香
多少次我如泣如诉向往着生命的血地
多少次我又如痴如醉在梦里拥抱故乡……

哦,故乡——我生命中的“血地”。

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说:作家的故乡并不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生命的“血地”。

是的,故乡是乡土文学创作者生命源泉的“血地”!

小说是历史的注脚。作为鸿篇巨制的虚构艺术,作为曾被鲁迅称为“时代的纪念碑”的长篇小说,对于作家来说,无疑是其社会生活的积累和艺术功底全面而严峻的考验。

有人曾经问我,当你拿起笔来,当台灯照亮了雪白的稿纸,当稿纸上的每一个空行都忠顺、无暇地、热切地期待着你赋予它们以色彩和声音,以灵魂和生命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呢?又想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一个光着脚丫子、单裤扯到半腿杆、瘦削的肩头斜挎着打上补丁旧书包的农家孩子,一手提着大柳筐,一手握着小

铲子，领着年幼的弟妹在麦苗返青的春天，在农业社的充满饥荒和清冷的河滩上与沟渠旁，剌野菜、铲猪草、捡柴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头的稍稍增高，在半工半读的艰辛岁月为减轻父母的劳累和忧愁，为挣工分养家糊口，给生产队里放牛、放马、打草、铡草、割麦、打场、烧野炕、打坷垃、挖圈粪、拉车整园田、犁地挖大沟、赶牛车冒着严寒西山深处拉烟煤……受不完单薄身体难以承受的苦和累，挨不够情感心灵上的委屈和辱骂！

然而，一切的辛劳和屈辱，都仅仅是为了多挣那赖以生息残喘的几分工……

那年月的我，一面要坚韧地承受着心灵炼狱的磨砺，顽强探索着超越心灵炼狱的慧光；一面又多么天真无邪地向往身背书包远走高飞，像家住城市的少年同学那样远离苦难多磨的乡村，该有多少孤独闲时遨游书海呵！

我出身于古峡黄河畔青城汉延渠畔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童年、青少年是在苦水的浸泡中艰辛跋涉出来的。由于父母经受了旧社会的苦难煎熬和在农业社大集体生产劳动的艰辛劳累，以及伴随着“四清”、“文革”、“武斗”等大小政治运动的身心折腾中历尽坎坷积劳成疾，加之家事繁杂、生活困苦，家庭的重担过早地积压在了我的双肩。白天我坚持到校上课，早晚帮家里做农活、割猪草、背土垫圈、拆炕打坷垃；赶上星期天和暑假日农忙，就被队长、组长撵到家门上骂骂咧咧派到农田里跟着青壮男女社员们一起插秧薅稻子、割麦子砍高粱；到了严冬寒假又冒着朔风、积雪跟家乡小坝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农业学大寨”整园田、战天斗地挖大沟；起五更套车拉粪、刨粪堆、烧野炕、打坷垃……冻裂的手脚和缀满补丁的衣裤时常是土一身泥一身。高中毕业回乡，在少年朋友的父亲帮助下进县贸易公司干合同工当营业员、开手扶一年多；后又被生产队要回派到红隘子山烈日炎炎似笼蒸的石灰窑里终日累月地背烟煤、打炮眼、炸石头，再汗流浹背地用双手从滚烫炙人的窑内往外出白灰、背废渣……后来又开手扶、当场办主任后